

復興承諾淪空話 遊客無影損經濟

東奧閉幕 日本辦奧空歡喜一場



為期兩周的東京奧運8日閉幕，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奧運村與世隔絕，絕大部分賽事場館不允許觀眾入場，身在東京的居民亦無緣親身感受奧運氣氛。日本政府2013年成功申奧時，曾向國民承諾帶來一場「復興奧運」，期望藉此刺激經濟、提高日本的國際聲譽，現實卻是遊客「無影」，東京的餐廳和旅館損失慘重，原本充滿期待的商戶一場歡喜一場空，民眾感受到的只有「奧運氣泡」嚴格防疫措施，政府在疫下強行舉辦奧運的決定備受批評。專家認為，這場如此冷清的奧運，證明日本需要改變政治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健威

舉辦奧運原本估計可為日本帶來大量遊客，商戶亦準備把握這機會大賺一筆，43歲的井上誠(譯音)便在2018年借貸，在東奧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附近開設一間墨西哥餐廳。但奧運最終在緊急事態下舉行，井上誠的計劃完全被打斷。

只見煙花不見客人

井上誠舉例說，在上月奧運開幕式於晚上8時開始時，其餐廳已因防疫措施需要關門，井上誠親眼見證開幕式的煙花，卻見不到任何食客。

在台東區經營傳統旅館的石井敏子(譯音)亦花費逾18萬美元，將酒店一樓改裝成餐廳，結果疫情蔓延，在奧運前後期間，酒店曾連續數周沒有客人，石井敏子擔心要被迫結業。她慨嘆面對這場愈演愈烈的疫情，一般民眾根本無能為力。

在疫情來臨前，日本政府一直期望複製1964年東京奧運的成功模式，借體育盛事帶領日本經濟復甦，走出「311」大地震的陰影。東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吉見俊哉解釋，類似情緒在日本民間同樣存在，年長一輩都想記住當年的成功，並在21世紀的日本重演。

不過在疫情以外，東奧早已醞釀不斷，超支、抄襲、失言等問題接踵而來；專家亦直指日本政府的目標過分理想，事前預計奧運可為日本創造近200萬個職位，透過投資、旅遊業及民眾消費等，帶來逾1,280億美元經濟收益，日本銀行前董事、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教授白井早由里認為政府的估計過高，不論疫情存在與否，基本上都不可能實現。

延期成本飆20% 空場失13億美元

日本斥巨資舉辦奧運，結果疫情導致嚴重虧損，除政府公布延期一年，令主辦成本上升20%外，日本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亦推算，奧運空場舉行令當局損失13億美元收益；不過官方數字或未能完全反映實況，有政府審計部門指出，在疫情前預計的主辦成本已達270億美元，遠超官方公布的149億美元。

另一邊廂，日本民間對奧運亦愈趨反感，贊助商紛紛辭席，例如豐田車廠在開幕式前夕，便宣布不會在日本推出奧運相關廣告。豐田是東奧最高級別贊助商之一，斥資16億美元簽下贊助合約，結果因憂慮國民反對奧運的呼聲高漲，推廣廣告將損害企業形象，決定打退堂鼓。

疫情爆發後，日本政府多番承諾會議奧運在安全情況下舉行，甚至曾探討是否照常讓海外觀眾入場，但當地接種疫苗進度異常緩慢，在奧運開幕時，接種率僅得20%，結果在疫情加劇下，被迫放棄開放予觀眾入場的想法。日本宏觀顧問公司首席經濟師大久保琢史指出，不少日本民眾覺得政府沒有做好計劃，他形容首相菅義偉的政策本身沒有大問題，對外溝通卻極差，是他作為日本政府首腦的敗筆。

被指民族自信心變非常弱

經常評論日本社會事務的日本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小林暢子則認為，經歷一場疫下奧運，日本的民族自信心變得非常弱，各種亂局再次證明日本需要新的政治制度、新的辦事方式。



▶石井敏子的旅館曾連續數周沒有客人。網上圖片



▲東京居民無法現場觀賽，只能離遠與場館合照。路透社



●井上誠借貸開設墨西哥餐廳，結果卻遇上疫情。網上圖片

民眾：堅持辦奧意義何在 氣氛冷清 抗議不斷

東京奧運在疫情陰影下舉辦，絕大多數賽事空場進行，商戶未能和預想一樣迎接海外遊客；如今眼見奧運今日在冷清氣氛中閉幕，日本經濟復甦無望，反對奧運示威亦未間斷，當地不少民眾不禁質問：在疫下堅持舉行奧運，到底有何意義？

東京澀谷十字路口向來人流密集，繁華景象令路口甚至成為旅遊景點，不過疫情下路口巨型廣告牌早「熄燈」，酒吧和食肆提早結束營業，原本供公眾觀賞賽事的場所亦不能開放。東京居民和田晴美(譯音)形容，民眾面對防疫限制大多默默忍受，但談到奧運便開始有微言，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愈發強烈。

但當開幕式正上演，仍有民眾為之動容，53歲的家庭主婦南雲里座(譯音)提到，自己在電視上收看時熱淚盈眶，她一直以來都祈盼奧運可成功，借此「治癒世界」。

促資金應用作抗疫

奧運閉幕後，取消奧運的呼聲亦未中斷，東京持續有示威者聚集，高舉「不要奧運，資金應用作抗疫」、「(奧運)比人命更重要？」等標語。當地居民山形童(譯音)以「不道德」來批評當局繼續舉行賽事，提到全球逾1萬名運動員集中在東京，「我們卻無法享受奧運，無法慶祝」。

不少長者均曾親身經歷盛大的1964年東京奧運，對比下令他更感到失望，83歲的田口武政(譯音)坦言自己對今屆奧運的黯淡情景感到難過，「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和全球的人歡聚一堂，載歌載舞」。



●有民眾抗議要求取消奧運。路透社

日選手奪金 貧民感麻木：只想有工開

日本奧運代表隊在東奧接連贏得金牌，不少國民均感雀躍，但另一邊廂的東京街頭，不少社會最底層仍面臨艱難生活環境，即使日本選手屢創佳績，亦無法感受到當中喜悅，甚至感到麻木，對他們而言，東奧儼如一個非常遙遠的平行世界。

東京台東山谷區集中不少廉價住所，53歲的金澤義夫(譯音)是居民之一，他租住的單位面積只有約3張榻榻米地墊大。金澤義夫曾是建築工人，後來因椎間盤突出症而行動不便，難以尋找工作，現時倚賴政府津貼過活，繳交住宿和電話費後，每月便只剩數千日圓生活費，白飯和納豆成為基本糧食。

每當日本選手奪得獎牌後，金

澤義夫的手機會彈出通知，但他坦言不會因此感到激動或自豪，「得獎消息接踵而來，我卻毫無感覺」，自己最期待的消息只有一個，就是獲聘通知。

如活在平行世界

疫情下日本民間持續要求取消奧運，國際奧委會(IOC)發言人對此曾在7月底強調，大會實施嚴格防疫措施，因此運動員和其他人員其實等同住在「平行世界」，言論一出被日人狠批「離地」。

對山谷區的貧困戶而言，東奧確實如同平行世界，60歲的居民小屋渡(譯音)便感嘆，「像我這樣的人根本無法投入奧運氣氛」。

海外記者：民眾熱情友善 唯奧運村監控處處

全球各地傳媒雲集東京採訪奧運，得以親身體驗這次在新冠疫情下舉行的奧運。英國《衛報》記者羅尼形容，在東京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體驗，主辦方為了防疫，引入大量檢測追蹤安排，令奧運村內監控幾乎「無處不在」。

不過日本民眾在奧運期間展現出的耐性和友善態度，卻令他及不少海外記者留下良好印象。

羅尼稱，疫情蔓延令記者活動空間受限制，還需遵守許多防疫指引，所有記者都要使用應用程式追蹤個人定位，以及每日進行健康檢查，各種設施入口和傳媒區，更有攝錄鏡頭記錄訪客出入。羅尼提到日本一些的士設有裝置，掃描乘客面部，透過後座前方屏幕推送針對性廣告。羅尼形容這令他感到被監視，好像無處可躲，不再有私隱。

雖然東京奧運在日本社會爭議不斷，但當地民眾和賽事工作人員在奧運期間，仍展現友善熱情態度，工作人員協助海外傳媒時非常有耐性。羅尼認為，雖然今次採訪過程確實不容易，但日本民眾的表現使他感覺窩心，留下美好回憶。

賽後大型活動需求減 處理奧運場館棘手

由於奧運絕大多數賽事空場舉行，不少斥巨資興建的場館都未能充分發揮作用，令許多體育界人士感到可惜。隨著新冠疫情持續蔓延，大型賽事活動需求驟減，如何處置這些場館，成為日本政府的棘手問題。

東京奧運永久性設施耗資達3,460億日圓，臨時設施更耗資3,890億日圓。僅興建游泳等項目的東京水上運動中心，便花費567億日圓。然而這場館在奧運結束後，便會將座位從1.5萬個大幅減至約5,000個，可舉行的賽事或活動規模也會縮減。

斥資1,569億日圓建造的新國立競技場，原本計劃改為球類運動賽場，但日本政府如今希望保留田徑賽所需跑道，至今仍未有定論。消息人士稱，世界田聯將來希望在新國立競技場舉行世錦賽，或若疫情未放緩，能否讓大量觀眾入場觀賽仍是未知之數。

新國立競技場還計劃將營運權出售給私人企業，每年維修保養費用約24億日圓，但在疫下舉行活動將受到極大限制，勢必令場館營運更困難。

容這令他感到被監視，好像無處可躲，不再有私隱。

雖然東京奧運在日本社會爭議不斷，但當地民眾和賽事工作人員在奧運期間，仍展現友善熱情態度，工作人員協助海外傳媒時非常有耐性。羅尼認為，雖然今次採訪過程確實不容易，但日本民眾的表現使他感覺窩心，留下美好回憶。